

1990年的早春对我来说,似乎过于寒冷,这冷是凝在心里的,像一根无法拔掉的刺,不动就往里钻着疼,而且越扎越深,我第一次明白了这种疼将陪伴我一生。这个春天,3天之内我连续失去了两个亲人,早早地经历了人生的最大不幸。先是我最尊敬的五叔遭遇意外身故而撒手人寰;而后是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父亲,身体突然异常而辞世。

内容,只有我能读懂,它给了我强烈的震撼,那是他的遗愿、是我的疼痛啊。由于我的固执给父亲造成了终生遗憾,内疚和自责时常煎熬着我,难以自拔。直到我也成为人父时,才真正理解了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这句古语。

这一生,我因为喜欢摆弄文字,忽略了许多文字以外的事,这是定数,似乎由不得

大家小品

父亲的遗愿

曲近

那年的3月28日晚上,处理完五叔的丧事宜后,我们正在五叔家安慰五叔的家人时,朋友朱永义匆匆跑来,大声呼叫我,说是我父亲突然出现异常,让我们赶快回家,我和二姐、二哥急匆匆往家赶。二哥先我几步冲进家里紧紧搂抱着父亲,颤声地呼唤着父亲。此时,父亲已不能言语,待我近他身边时,父亲目光直直地看着我,嘴巴艰难地蠕动着,试图想说什么,但最终什么话也没说出来,只好抬起手指着我,盯着我的目光里有一团火苗闪了一下就熄了,在垂下头的同时手指也垂下了。我们发疯似的抱住父亲,希望能把父亲唤醒,可是一切都是徒劳,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,而且临终什么话也没留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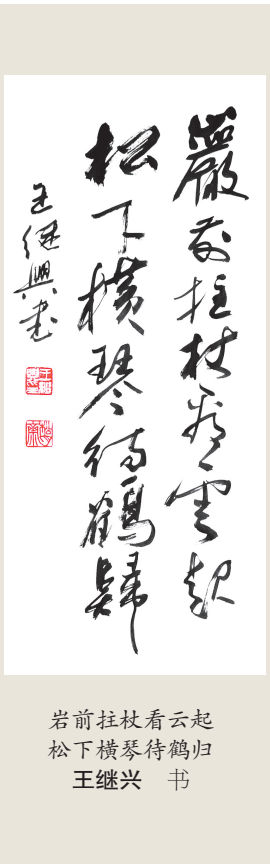
以后的许多天,我一直深陷于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,并且时时回忆起父亲临终时目光里的那团转瞬即逝的火苗,那目光里的

自己。开始做画家梦,后来改做作家梦,因为是梦,和现实就有距离。要抹去这种距离绝非易事,必须要有超出常人的付出,才有可能圆梦。偏偏我性格执拗,属于那种看准了目标一条道跑到黑的人,为了实现作家梦,我必须一门心思读书写作,不能心有旁骛。因此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写作上,不敢怠慢半寸时光,节假日和一切业余时间,都是我为自己打开的一个文字世界,在文字里喜怒哀乐,在文字里自我陶醉,常常到了不知今夕何夕的地步,以至于后来写作成瘾,难以戒掉。然而在不知不觉中已写了传统的婚配年龄而自己竟浑然不知,这可急坏了家人和朋友,特别是父母,还有五叔以

及哥哥姐姐们,组成了统一联盟,轮番轰炸做我的工作。也许在他们眼里,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亘古不可更改的天理,一个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而不结婚,总会被人说三道四的,家人大概是感到来自这方面的压力,所以才特别着急。那时候我的婚事成了他们的头等大事,用了很多办法,托了很多人说服我,但都说服不了我,我依然我行我素,沉浸在创作的快乐里。

不是我这人怕承担社会责任,而是实在想趁着年轻好好做点自己想做的事。记得每年春节回家过年,我都必须面对家人的絮叨。父母说破了嘴,五叔也苦口婆心开导我,似乎我真的成了他们的心病、难事。每次父亲都拉着我的手,语重心长地说一些有家的话,说得我心里酸酸的,但那时就是不想结婚。因为我的创作正在走上坡路,正处在冲刺阶段,不想因其他问题而分散精力打碎梦境。直到看到父亲临终前那遗憾的眼神,心才像被蜂蜇了一样疼痛,但一切都于事无补。

为了减轻自己的内疚,实现父亲的遗愿,在父亲去世一年后我结婚成家,算是给九泉之下的父亲一个交代。自己也觉得像完成了一个任务。但这一生,我再也无法忘记父亲临终时的目光。



岩前拄杖看云起 松下横琴待鹤归 王继书



柳絮池塘淡淡风

方学晓

花有错误吗?当然花自己不会思想,不会行动,它当然是清白无辜的。但有时,人们会为了一树花的丰茂而欣喜若狂,趋之若鹜;却又因满眼繁花凋零而彷徨洒泪,痛断愁肠;人们总是要随着花儿,变换着自己的喜怒哀乐,也许这个时候,有人就要说:都是落花惹的祸。

但是,花儿毕竟还默默无语,它静悄悄地独自矗在角落,依然用最灿烂的笑容,绽放出它最炫目的美丽;依然用它最喜人的姿色,编织着醉人的美梦;它带给伤感的心灵纤微的感动,让孤独的彷徨,在那一抹亮色前戛然而止。这时候,心灵会被花的娇艳而陶醉,我们会为眼前的美丽所倾注,突然忘却了世俗的一切。也许,此时的心灵,才是最本真的皈依;而那一束花的烂漫,就是心情趋向的终极。

为花而感动,那真是幸福的;为美丽而陶醉,忘却了世间的凡俗,这时候的心情才真正是圆满的。有时我想:若何时能将自己完全沉浸一片最绚烂的颜色里,那该有多好啊。可惜现实的五彩缤纷,总要打乱那份一尘不染的洁净的灵思。也许,寻觅到一处最真

实和纯净的色彩,才是最美满的归宿吧。

有时,彷徨的心灵总要为现实的美丽陶醉,却阴差阳错地放弃了远方更为宏大的愿望。当眼前的那一丝感动把心灵牢牢拴住时,仓促的目光总要变得短浅。时过境迁,大家

花的错误

梁瀚文

就一齐为错失良机而后悔不已。这就是美丽的迷惑,但也许当美丽来临的那一刻,再刚毅的心灵也是无法抵抗的。学会放弃,也许是很容易说的一句话,谁都懂它的意思;但是,人们真正沉浸自我心灵所构筑的纷繁世界中时,又有谁能真正逃脱心灵的迷航呢?或许,迷离会使华梦碎裂吧,当心情被惆怅的迷雾所包围时,我们宁愿选择快乐去冲淡真实,莫为忧愁而沉醉于失落。

秋天的午后,静静地坐着,手捧一盏淡淡的清茶,任茶香飘满整个空间,把那片淡淡的浓郁,伴着茶水的温暖,积淀得更加浓烈;望着透过窗子的阳光,被格子分割成一条条散碎的细纹。闻着清茶的淡素,把心儿尽

情融入那一片沉静的悠然;伴着那一抹甜美的醇香,任意放飞到浩荡的空宇里。也许这才是怡然自得的潇洒,是宁静中难以强求的偶得。这时,偶然看到窗上一树浅红的鲜花,朵朵娇红映着光霞,散发出一片灵秀的虚无,那份宁静的恬美,在茶香的潜移默化里,会突然如惊雷震动着我的心,让我为之感动得潸然泪下。

抚着一树繁花,吻着芳香的醇醉,为美丽而感动,这是何等幸福。也许,当忘情真正成为生命的骨髓,当生命真正为美丽所依托,留恋的心情,为因美的娇恣而震颤。

也许为那些本以为肤浅的伤心而沉醉,很多人会认为不值得;但是那片易碎的心灵,总要被失落得趋之若鹜,茫然强牵着坠入翻腾激荡的梦河时,是谁也无法在不能自处的情况下独善其身的。树欲静而风不止,摆动的也许不是树,却是风的催动。花的匆匆,也许只能震动心灵瞬间的一颤,但总会留下划痕的永恒。

入立风中,会情不自禁地随波逐流,身不由己地伴着大潮的奔腾而怡然适之,这是无奈的必然,不管你是否心愿。

天畔东风又起,民间燕子飞回。记得年年偏此地,新泥旧事重堆。杨柳逢时才绿,参差几处低垂。人在天涯太远,心情咫尺追随。满眼浓荫都是梦,轻轻散落在周围。风雨夜来多少,醒来不见芳菲。

虞美人 桃花引 桃花无势风无向,先把枝头让。一年开始又成空,到底与谁铁路再相逢。满城背景人深远,往事曾搁浅。微澜又作水轻柔,一壁影沉转到中流。

何满子·新泥旧事

于耀江 看花回 心离偏 漠漠青云眼里添,心总离偏。预知身退功名寂,勿去说,错过今年。陌头春草绿,望柳成烟。 光景原来是这般,路转忽然。旧缘不定情增减,眺枝头,感慨万千。小桃姿色好,羞到人前。

推破晓溪沙 凤生城外 细雨斜斜绿树齐,凤生城外鸟还枝。万缕千丝愁肠系,正时宜。 有恨天涯无限忆,远山叠嶂也相知。波起胸间多少事,水迟迟。

望江南 梦阑珊 春日归,风好树平齐。数点雨声昨夜里,草青一路不沾泥。水涨岸头低。回首处,望尽柳烟稀。梦里阑珊衣不整,新词一曲调相宜。情外也痴迷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,年仅17岁的黄光裕身揣4000元钱随哥哥离开汕头老家北上做生意,在短短的20年间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,坐拥巨额财富而三度三次问鼎中国首富。

然而,2008年11月23日,黄光裕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警方拘查,一时之间,事实真相扑朔迷离。随着这一事件的深度曝光,黄光裕事件也纵深发展,多名高官均涉案其中。

黄光裕真相:欲驱逐下的首富困境

贾虹霞

何发家致富的,他们有什么样的原罪,他们的成功和失败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,这些成功和失败背后有什么样的深刻的原因……做出了解答。

一封神秘女人的举报信,无意揭开黄光裕的资本迷局。从无名小子到百亿富翁,黄光裕如何完成财富积累?从百亿富翁到资本囚徒,黄光裕千亿美元帝国如何崩塌?《黄光裕真相》首次全面曝光黄光裕被捕真相,独家揭秘黄光裕的资本腾挪术。本书所展现的内容使人惊心动魄,胜过任何一部大片。然而,作者之意,除了揭露黄光裕二次入狱取祸之道外,更为敲响商业潜规则的致命警钟。

只要一点点

熊元善 小时候,我让母亲吃饼干,这让她感觉到我记着她的好!母亲之所以“只要一点点”,因为她知道,她多吃一口,我便少了一口。而对于博大的母亲来说,儿子的一点心意,就足以让她感到欣慰,就足以让她得到整个世界!而对于我来说,母亲即便只吃了一点,我接着再去吃,那饼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吃呢!因为那饼干有着母爱的成分!女儿让我吃沙琪玛,何尝不是如此呢! 而桐桐吃花生豆却不一样了。桐桐不像其他小伙伴那样抓着抢着吃,她“只要一点点”,只用手指掐



湘西凤凰小景 王国强 摄影

了一颗,而且还很是随意,没有贪心,没有对花生豆的强烈占有欲! “只要一点点”,做人也要如此呢!人生在世,欲望多了,容易失去自我;快乐多了,有时乐极生悲;笑多了,有时很累;付出的爱多了,便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恨。那就“只要一点点”!一点点笑一点点忧,一点点谅解一点点相信;只要一点点,一点点相思一点点醉意,一点点压力一点点打拼…… “只要一点点”,一颗露珠,就可以得到太阳;“只要一点点”,一粒水珠,就可以得到海洋。“只要一点点”,一粒爱的种子,就足以长出一片爱的森林;“只要一点点”,一粒星光就足以点亮一盏心灵的灯! “只要一点点”!没有过分的欲望,只有平淡如水的心态——这就叫人生的洒脱,这就叫洒脱的人生! 癖于斯 陈巨来

他立即向皇帝上疏,连声诉苦,说自己混不下去了,连哭带嚎,得到的,却只是皇帝的几个字:从长计议。

从长计议?怎么从长,喝西北风?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,一个最不可能帮助他的人帮助了他。 穷得发慌的毛文龙突然收到了十万两军饷,这笔钱是袁崇焕特批的。拿钱的那一刻,毛文龙终于明白了袁崇焕的用意:拿我的钱,就得听我的话。

也好,先拿着,到时再慢慢谈。然而袁崇焕的真实用意是:拿我的钱,就要你的命! 说起来,毛文龙算是老江湖了,混了好几十年,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,要论耍心眼,实在不如袁崇焕。 他做梦也想不到,很久以前,袁督师就打算干掉他。 早在崇祯元年(1628)七月,袁崇焕在京城的时候,曾找到大学士钱龙锡,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: “(毛文龙)可用则用之,不可用则杀之。” 这还不算,杀的方法都想好了: “入其军,斩其帅!” 后来他给皇帝的奏疏上,也明明白白写着: “去年(崇祯元年)十二月,臣安排已定,文龙有死无生矣!” “安排已定”,那还谈个屁。

但谈还是要谈,因为毛总兵手下毕竟还有几万人,占据要地,如果把他吓唬了,他的部下起来跟自己死磕,那就大大不妙了。 所以袁崇焕决定,先哄哄他。 他先补发了十万两军饷,然后在毛总兵最困难的时候,送去了许多粮食和慰问品,并写信致问候。 毛文龙终于上当了,他十分感激,终于离开了皮岛老巢,亲自前往宁远,拜会袁崇焕。

在几万重兵的注视下,毛文龙进入了宁远城。 他拜会了袁崇焕,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,双方把酒言欢,然后…… 然后他安然无恙地走了。 袁崇焕确实想杀掉毛文龙,但绝不是宁远。

这个问题,有点脑子的人就能想明白,如果在宁远把他干掉了,他手下那几万人,要么作鸟兽散,要么索性反出去当土匪,或是投敌,到时烂摊子怎么收? 所以在临走时,袁崇焕对毛文龙说,过一个月,我要去你的地盘阅兵,到时再叙。

因为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,就是在他自己的地盘上干掉他。 崇祯二年(1629)五月二十九日,袁崇焕的舰队抵达双岛。 双岛距离皮岛很近,是毛文龙的防区,五月三十日,毛文龙到达双岛,与袁崇焕会面。 六月初一夜晚,袁崇焕来到毛文龙的营房,和他进行了谈话,双方都很客气,互相勉励,表示时局艰难,要共同努力,渡过难关。 这是两人三次谈话中的第一次。 既然在自己的地盘,自然要威风点,毛文龙带来了三千多士兵,在岛上列队,准备迎接袁崇焕的检阅。

六月初三,列队完毕,袁崇焕上岛,开始检阅。 出乎意料的是,毛文龙显得很紧张,几十年的战场经验告诉他,这天可能要出事,所以在整个检阅过程中,他的身边都站满了拿刀的侍卫。 然而袁崇焕显得很轻松,他的护卫不多,却谈笑自如,搞得毛文龙相当不好意思。 或许是袁崇焕的诚意感动了毛文龙,他赶走了护卫,就在当天深夜,来到了袁督师的营帐,和他谈话。 这是他们三次谈话中的第二次。 第二天,和陆的气氛终于到达了顶点,一整天都在吃吃喝喝中度过,夜晚,好戏终于开场。 毛文龙来到袁崇焕的营帐,开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谈话。 一般说来,两人密谈,内容是不会外泄的,好比秦朝赵高和李斯的密谋,要想知道,只能猜。 我不在场,也不猜,却知道这次谈话的内容,因为袁崇焕告诉了我。 一个月后,在给皇帝的奏疏中,袁崇焕详细记录了在这个杀戮前的夜晚,他和毛文龙所说的每句话。 袁崇焕说: “你在边疆这么久,实在太劳累了,还是你老家杭州西湖好。” 毛文龙说: “我也这么想,只是奴(指后金)尚在。” 袁崇焕说: “会有人来替你的。” 毛文龙说: “此处谁能代得?” 袁崇焕没有回答这个问题,接着说: “我此来劳军,你手下兵士每人赏银一两,布一匹,米一石,按人头发放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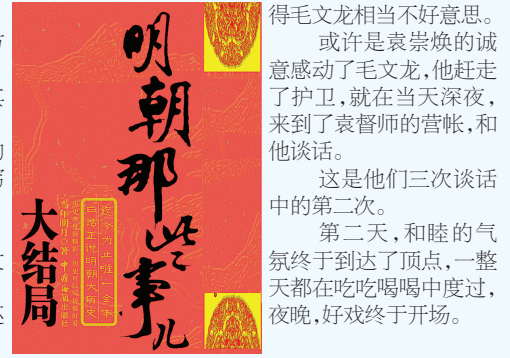
连载

“调查庆丰,可能是做做样子,”陆帆说,“于志德这个董事长,照常理是跑不了了。” “我们接下来的安排是什么?” “琳达在BTT上拖着付国涛,我们会通过周祥,把一个假的报价递过去。” 云海轻轻吐出一口气,“要是按照王贵林的改制方案,晶通还有能力做技术改造吗?” “应该是困难,”陆帆说,“但是那么大的企业,肯定会想办法弄到钱的,他们不做技术改造,就无法真正在市场上有竞争力,这件事情是肯定要做的。” 云海扬了扬眉毛:“这事儿几年前打个底,一切都要等年后再启动了。” “是啊,”陆帆说,“还有一个多星期就过年了。” 临近春节,工作上可做的事情也不多,乔莉感觉无聊,便和网友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,正聊到兴头上,乔莉偶然间一抬头,吓了一跳,只见薇薇安穿着一套黑色西服,从乔莉身边走了过去,一直走到售前的区域,接着,她慢慢拐到了雷小锋的办公室门口,抬手在门上敲了敲。 乔莉从座位上伸直了脖子,见薇薇安一扭门把手进去了,门又被关上。乔莉还发现刘明达与强国军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,正规规矩矩地坐在座位上,还有其他部门的人,都回来了几个,大家安静地坐着,谁也没有说话。 乔莉刚轻吐一口气,便听见前方区域传出一声尖厉而响亮的港式英文: “How dare you do that? You fucking stupid!(你怎么敢这么做!你这个蠢货!)” 乔莉一愣,她想了想,才听懂了薇薇安的话,喃喃:“这话骂得够狠的!接着一会儿是薇薇安的声音,一会儿又没了声音,估计她和雷小锋一个大声一个小声地在争吵,再接着是一声凄厉的尖叫,只听啪的一声,雷小锋办公室的房门一下子打开了,薇薇安黑着脸走了出来,再啪的一声,把雷小锋的门摔上了! 所有的人全部坐着,办公区域内鸦雀无声。 薇薇安走出这片办公区,直接到了施蒂夫的办公室前,敲了敲门走了进去。

翠西收了线,她想起戴乐公司有一份关于峰会到会人员的满意度调查表,好像在去之前就做好了,这种事情,不会有人填不满意的,想到这儿,她立即给戴乐打了个电话,让他把调查表在一个小时内发给她,戴乐满口答应,翠西赶紧回到座位上,开始写起了邮件。

翠西长篇大论地做了个PPT,说了部门的人,都回来了几个,大家安静地坐着,谁也没有说话。

“老板,我在回家的路上,”瑞贝卡说,“我有点不舒服。” 薇薇安笑了笑:“这几天辛苦你了,回去好好休息。” 薇薇安又给翠西打了电话:“翠西,晚上有空吗?” “有啊老板,您有什么想法?” “北京连卡佛商场今天有个活动,听说张曼玉也去,有没有兴趣去看看?” “当然有了,”翠西激动地说,“谢谢老板!”



连 5

浮沉

崔曼莉 著